保姆外婆

梅子涵

外婆自从来到我们身边之后，就再也没有以她的名义请过客。从前，她在家乡，富裕地过着日子，和外公在一起的时候，外公请客，也就是她请客，别人忙碌，她坐在桌前，那样的日子在她当了外祖母以后便完全结束，这是她不可能想到过的，而结束了之后，也可能根本没有想过要重新开始，她心满意足、忙忙碌碌当起了家里的佣人，整天就是买菜、打扫卫生、做饭、缝缝补补，她的确就是一个被我们亲热地喊着外婆，被我爸爸妈妈亲热地喊着妈妈的保姆，一直到她最后离开我们。

我中学毕业了，这是一个怎样的时间奇迹呢？因为一毕业，竟然就成了大人，有资格请同学到家里来吃饭了。我对外婆说：“我要请同学到家里来吃饭。”外婆竟然开心得满脸笑容、手忙脚乱。我是她的第一个外孙，她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没有儿子，所以她几乎就是盯着我的每一个脚印、每一个心情的，而我现在的这一个新脚印，新心情，就成为了她这一两天的全部脚印、全部心情。她提前一天就和我商量买什么菜给同学吃，问我有几个同学。我就兴致勃勃地告诉她，认认真真和她商量。那个年月，没有很多钱，爸爸一个人在别处艰难，妈妈的工资全部交给她，她精打细算，却又让日子过得算蛮体面。她问我：“八个菜一个汤够吗？”我说：“够！够！”她就和我一个一个菜地配，她还自言自语地说，哪个菜放在盘子里好看，哪个菜放在碗里好看，在说这样的含带些审美的话的时候，她脸上会有一些不好意思的神情。她好心地送东西给邻居吃，邻居说：“谢谢外婆！谢谢外婆！”她也会不好意思。妈妈为她做了新衣服，年初一她喜悦地穿上的时候，也是不好意思。家里被她收拾得那个干净啊，来了客人，都会说，外婆，家里这么干净！她还是不好意思。有一回，来了一个穿便服的老军人，带着一个警卫员，警卫员拎着两个金华火腿，老军人拉着她的手，上下摆动着说：“谢谢你啊，谢谢你啊，革命的老妈妈！”她难为情得脸都红了，手忙脚乱。外公外婆的家里以前常有游击队和新四军来住……外婆有不好意思的天性。她的名字叫天景，外公的名字叫观月，他们成为夫妻的时候大概也美好得不好意思，因为外公是观月的时候看见了天景。

予涵夜话

请客的这一天，外婆半夜就去菜场，那个年月，样样凭票，样样都要排队。然后是整整一个上午的择、洗、切……一个菜、一个菜，就这么做了出来！

放在盘子里的，盛在碗里的，每一个都清清爽爽、漂漂亮亮，整个桌上一片斯斯文文。你就是再饿，也不好意思吃得急吼和粗相！我的那几个十七八岁的同学，都出生普通人家，但坐在这一桌菜前个个文文雅雅，有的明明是装出来的，但是也装得很成功，比如那个一身野腔的老丹。

四大金刚 （中国画） 沈雪江

没有贵的菜，都普普通通，但都是我家的味道，是我外婆做的味道。一点儿菠菜，几块豆腐干，拌出一盘凉菜，浇上麻油，就会让人喜欢一生。我家的亲戚，我父母的这个朋友那个同事……我的这些来吃过饭的同学，这么多年四处吃，四面八方吃，早就是宴席、餐桌上的老油条了，可是一说起外婆做的菜，他们就一定会说：“哎呀，你外婆的那个拌菜啊，你外婆的那个豆腐干炒肉丝啊，你外婆的肉圆汤……”这些同学没有一个是学文学的，所以回念起来，语言里几乎只有最由衷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得那么亲近和喜悦，他们还都会说：“你的外婆真清爽，人真好啊！”就在这穿透过好久年月的叹息般的声声语语中，那一桌的菜，和已经离开了二十多年的外婆，就都在眼前，连外婆的菜的颜色、味道都清清晰晰，恍若飘溢出。

我的同学吃完了饭，走的时候，都会到厨房跟外婆说再见，他们轮流了说：“外婆再见”“外婆再见”“外婆你辛苦了”……外婆又是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再来哦，再来哦，你们这些小孩……”

年轻时、中年时跟着外公享过福的外婆，就这样为我们活到了快九十岁。她简直就像一个最好的保姆，没有工资，却常常不好意思。所以我想念她的时候，总是不光有眼泪，还有笑容，觉得她那不好意思的神情真好玩。她离开的时候我哭得那么伤心，应该主要是希望她能继续为我们活着吧，我要吃她做的菜，她腌的红辣椒，她裹的粽子，她磨的糯米粉，我请客的时候，她和我商量着配出一个一个的菜，八菜一汤……我这样的自私也是何等的爱呢！

四大金刚

——卧波堂随笔

老姜

上海的四大金刚“大饼、油条、老虎脚爪、粢饭糕”，是市民的早餐。

秀兰阿姨曾经是我家的邻居，1949年后从山东到上海，与丈夫在老城厢的小马路边摆了个点心摊，专门做“四大金刚”。那可是辛苦活，天不亮就得起床发面，那时不用酵母，用“老面”发，全凭经验，秀兰是一把好手。和面的桌子是用几块木板拼接而成，秀兰每天都要用碱水洗一遍，那板被刷得煞白煞白的。烘炉是用废弃的柏油桶改的，内胆搪上泥巴，安上铁炉栅，焦煤在下面燃，大饼在上面烤。秀兰的丈夫总是将衣袖捋得高高的，那条壮实的胳膊，不时伸入炉膛，用手掌将生大饼贴在炉壁上，秀兰阿姨的大饼油酥放得特别多，不一会儿便香味扑鼻。

做油条相对复杂一些，先把面擀成一长条，用刀切开，将两根垒在一块，再用筷子在上面按一下。入油锅时用双手扯开，掐去两端的面头，一系列动作在秀兰那双纤细的手上熟练利索。瞬间一根肥硕的油条就会在热油中翻滚，看着它由细变粗、由白变黄，膨膨松，心里暗暗称奇，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明矾加得恰到好处。刚出锅的油条放在钢丝做的筛子上，等候在一边的顾客用筷子串起，或者用竹篮装上，扬长而去。

“老虎脚爪”也是用发面做的，先把面捏成团状，用刀背在上面深深地压几道杠，面团便呈老虎脚爪状。也是放在炉子里烤，但辰光要多一点，一直烤到表面爆裂，底部有点焦味。秀兰阿姨还会在表面刷上层糖水，故入口松香，还有点甜。老虎脚爪要趁热吃，冷了咬不动。秀兰阿姨喜欢小孩，看到我站在一边，会亲一下，随手掰一半老虎脚爪往我嘴里一塞，因此我常常往她那里跑。

粢饭糕的原料是大米，地道的粢饭糕里要掺一部分糯米，加一些盐巴，这样口感会好许多。秀兰阿姨的粢饭糕特别考究，还要加一点松子、苔菜之类的配料，经油汆之后，外黄内白，外脆内糯，特别受欢迎。据母亲说，早先江南一带的家庭主妇们舍不得把剩饭倒掉，于是压成块状放在油里汆一下，第二天当早饭。上海弄堂里有人会用“粢饭糕”称呼某女，因为它的谐音刚巧是上海闲话的“痴、烦、搞”。一个人要是既痴、又烦、再搞的话，不就成“作女”了吗？

上海的“四大金刚”还有一个版本，就是“大饼、油条、粢饭、豆浆”，在我看来哪个是正宗，哪个是“大兴”并不重要。听母亲说秀兰阿姨的摊头从1949年摆到1959年，后参加了合作社，再后来改为饮食店，而大饼、油条、老虎脚爪、粢饭糕则以不变应万变，至今仍留在上海人的舌尖上。

三道通神

陆澄

与余仁杰先生相识，是多年前在好友文宽单位的春节联欢会上，我主持，他当嘉宾。晚会的特等奖品是一幅气韵生动笔力不凡的八尺镶框书作，由其作者余仁杰抽取。手到奖出，他朗声揭晓，话音刚落我立即宣告“无效”：“愚人节”说话不算，用谐音抖了个大包袱，全场哄然，而笑得前仰后合者恰是被“戏谑人”自己。初次见面且为举座尊长，面临此等“言语攻击”大不敬，竟如此豁达平易，不由令我起敬。之后随着交往敬意日增：仁杰先生重情重义不吝笔墨，每次聚会，凡有新朋出席便记挂于心，待到重逢必赠墨宝且内容因人而异。一位资深书家，待人接物如此至纯至诚。我想，人品铸艺品，一定的。

余仁杰先生习字弄墨从不为稻粱所谋，更不染纤尘俗世功利贪念。他的书法之爱发自心魂，根植情怀，是一种与生命共存的追求与守护。他黎明即起，临池练笔摹写兰亭，十数年寒暑不辍，羲之笔意几可乱真。每有称心之作便呼朋唤友把盏展卷尽兴共享，触及得意处面颊飞红，喜形于色，一副青春年少神情；“艺痴者技必良”，然而面对美言嘉语他却会面露羞色，淡然声称不过尔尔，老有所乐怡然自得养生保健而已。也确实，他钟情的这杆笔，写出了鹤发童颜少年心。他笑口常开，歌声随处飞扬。他唱歌是书法之外的又一绝，天生的民歌嗓子，清亮飘逸又坚实铿锵闪烁金属光泽，即便老友，也实难置信这歌声出自一个年近耄耋的民间老者之口。

余仁杰先生习练北宋米芾一路。米芾书法既继承二王衣钵，又突破二王形式上工美秀稳几近封闭的审美追求和创作思想。仁杰先生经年累月手模心追，颇得南宫神髓，即在格致体悟的前提下放大二王书法中有意思的美，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从而呈现自我的境界。但观他的作品，追古而不泥古，笔笔走心，字字有神，篇篇流韵；法度谨严而气脉灵动，局面端稳又活络生姿。

清代思想家魏源云“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我看余仁杰先生是既“进”又“通”了。他的为人之道、养生之道、书法之道，三“道”融和共进，于是化境通“神”，此等书法，一言蔽之，实乃“人法”也。

上班的意义

(新加坡)宣 轩

当身高1米8、高中起就有奖学金的儿子以很坚定的口气对我说“我不要你的房不要你的钱，一切靠自己”时，我心头涌起的不是欣慰，而是重重的失落：我上班的意义呢？

新加坡的法定退休年龄一直保持在62岁，而最近新闻中更放出了要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的信号；至于出租车司机的退休年龄则早已达到了75岁，因为你能为自己开车，也就可以为他人开车，只要健康允许。反正这是个没有福利的国家，赚不赚钱上不上班都是为自己打工，由自己决定。所以，在新加坡，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开着出租车是常态。他们的口头禅是“赚些喝咖啡钱”、“打发时间”。很可能，他就是曾经的总裁或董事。确实，全世界国家领导人们、家族企业老板们，哪一个不是耳顺之后依然神采奕奕，精力充沛的？

在新加坡，读大学可以免息贷款；买普通组屋（类似“经适房”）人人有份（最大的房型也只需40多万新币，约200万人民币，100平方米以上），买组屋的首期，两个大学生工作后一起存钱3年就能支付了，其余以公积金支付直至70岁，绰绰有余。而婚礼的规模，孩子们也会视自己积蓄而定。若结婚晚些，无不能自给自足的。为了鼓励居家养老，子女购房靠近父母的，政府还有4万新币的津贴。

“儿子，以后买房就买公寓式组屋（非普通组屋，小区带游泳池的）吧。不然你会不习惯的。”“儿子，找工作可以不为薪水考虑吗？”“将来结婚了，你们忙，我帮你们请菲佣。”我几乎是在低声下气旁敲侧击地提醒儿子老妈有钱着呢。

“家务不是该自己做吗？”被儿子带着来我家串门的漂亮小姑娘坚定地说。小姑娘厨艺一级，还会缝纫，古筝弹奏则达到了表演级的水平。她在等待名牌大学开学的日子，已经打3份工了，筹足了上大学的费用。小小的身子，大大的能量。

“开学后你还要一边读书一边赚钱，岂不太辛苦了？”我试探性地发问。

“我身边的同学朋友都是这样的呀。”说着，与儿子一起抱着篮球下楼去了。我哑然。

看着孩子们忙碌充实自立飞扬的背影，我似乎成了篮球场上无所事事却天天操练的替补。

“你该退休了。”这阵子，很多的声音向我袭来。想想自己不足21岁时就揣着大学毕业证书，开始工作。至今，一天都没有停歇过。若67岁退休，我还可以干10多年。但上班赚钱是为了什么呢？

看着镜子里不见一根白丝的长发，看着衣柜里满满的几十年来同一尺码的衣裙，听着自己在网上与陌生人一遍遍合唱的录音，读着电脑上一篇篇打动我心的文章，我忽然明白了上班的意义：心理年轻。

我常说：无论有多少烦恼，无论有多少不快，只要我走进课室，看到一张张或认真或调皮的脸蛋时，我就会生出两个字：可爱；我就会兴致勃勃，精彩纷呈。学生们喜欢我的课，我喜欢学生们的真。而且，教学激励着我健身练字、阅读思考、学习新知和走进影院，进而拥有健康的身体和有趣的灵魂。难怪很多成功人士都把校园作为职业人生的最后一站，回归教育和校园。

孩子忙碌我充实，这是不是当今健康的父母给孩子减负的最好方式？

丹桂余霞，文泽永在

王雷

今年5月，随着《军事典》的最后付梓，“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最终全面编纂出版完成，前后历时三十年，距“《中华大典》的第一功臣”段文桂先生逝世也已经十五年了。

段文桂先生是云南大理人，白族。他于1946-1950年就读于名师云集的四川大学历史系，得以亲承冯汉骥、蒙文通、缪钺等先生的指导。在厚重的学术底蕴与高远的文化视野熏陶下，在新旧交替、百废待兴的历史使命感召下，他决定做一名出版人，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

自1983年担任巴蜀书社社长，他首先把目光投向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被梁启超称为“中国之瑰宝”的《古今图书集成》。当时流传的版本只有殿本、美查版、石印本、缩印本，而殿本稀有已成文物，美查版错漏粗疏，石印本流传不广，缩印本不便翻检。段先生遂联合中华书局，重新影印缩印本。该本也成为学人所据目前最好的版本。

四川是道教研究重镇。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道教研究是“哲学史研究阶段”（葛兆光语），那么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道教研究则进入了以语言本体研究为主流的阶段，而道教文献则成为继传统儒典、佛典之后的又一研究热点。段文桂先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特征，策划出版了《道藏辑要》和《藏外道书》两部大型道教文献类丛书。它们的问世，既为我国道教研究者及时提供了大量明清时期的难以收集到的珍贵材料，也为我国在道教研究的国际竞争中争得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

80年代后期，随着全国新修方志工作的全面展开，对于古旧地方志资料的使用需求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段文桂先生联合当时的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启动了《中国地方志集成》的出版项目，并于90年代初先后推出了四川卷、西藏卷，从而奠定了巴蜀书社方志整理出版的发展方向。

早在《古今图书集成》出版之际，段文桂先生便已有了以《集成》为基础，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新编纂一部超越前人、无愧时代的全新类书的构想。1986年，在古籍出版会议上，他首倡此议，此后不惜百次出川，联合包括钱学森、钱钟书、季羡林等在内的当时最优秀的五百余位学者，终于促成《中华大典》项目立项。在项目运转最困难的时期，他带头出钱、出力，搞试点，编制了几十万字的材料，为《中华大典》的正式启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2002年段文桂社长病重，《大典》办公室副主任、中宣部出版局原局长伍杰到成都看望他。他躺在病床上，身体已经很虚弱，而床上到处都是书稿。伍老在他的书中回忆：“他说话的声音很小，但神情仍然那么自信。他说：老伍，你放心，我的病会好的，我一定要把《医药卫生典》《法律典》搞好。”

如今《大典》始成，差可告慰贤灵；而遍观全书，不见先生姓字。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斯人虽远，功业犹存；丹桂余霞，文泽永在。他的故事，流传在四川出版人的口耳之间，他留给巴蜀书社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珍视并谨记心中。

十日谈

古籍新韵

责编：郭 影

打开涅瓦河边的“藏经洞”，请看明日本栏。